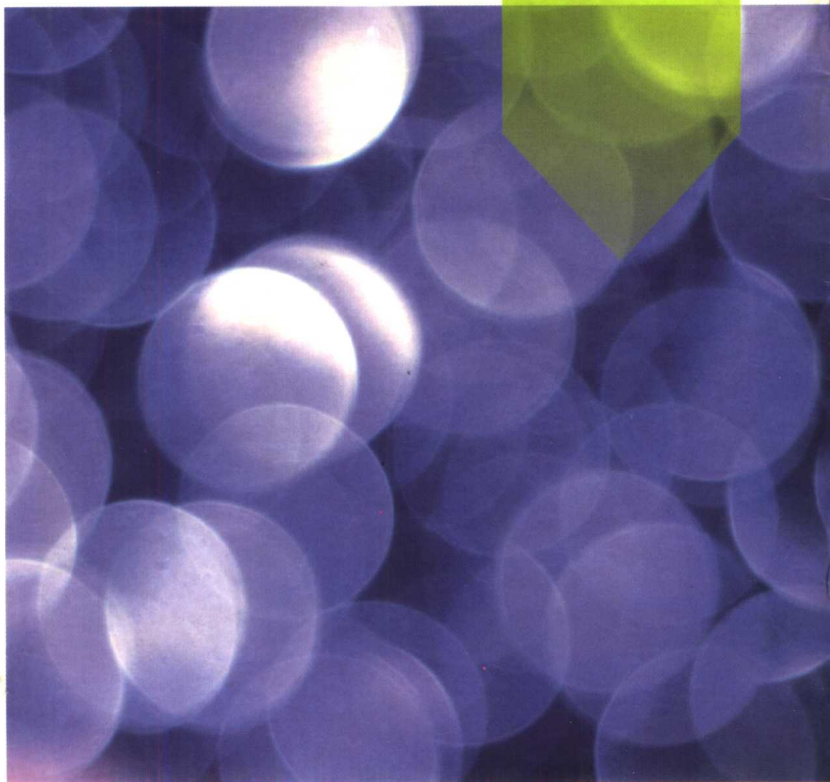


进入澄明之境

——哲学的新方向

张世英 著



商务印书馆

进入澄明之境

——哲学的新方向

张世英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199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张世英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ISBN 7-100-02648-2

I. 进… II. 张… III. 哲学-研究-世界-现代
IV. B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 第 08314 号

JINRÙ CHÉNGMÍNG ZHĪJING
—ZHÉXUÉ DE XÍN FĀNGXIANG

进入澄明之境

哲学的新方向

张世英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发行 北京发行所

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648-2/B·393

1999年4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189千

印数 5 000册

印张 8%

定价: 15.10元

Into the Clearing

—The New Orientation of Philosophy

目 录

序.....	1
导论 哲学的转向(附德文).....	7
存在论与认识论	36
第一章 相同与相通	36
第二章 说不可说	51
第三章 真理观的转向	73
第四章 超越在场	89
第五章 思维与想象.....	101
第六章 阴阳学说与西方哲学中的“在场”与“不在场”.....	116
第七章 进入澄明之境.....	131
历史观	144
第八章 通古今之变.....	144
第九章 传统与现在.....	160
第十章 历史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	175
第十一章 中心与周边.....	187
艺术观	196

第十二章	艺术中的隐蔽与显现·····	196
第十三章	谈惊异·····	207
第十四章	言与无言·····	220
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		233
第十五章	审美意识与道德意识·····	233
第十六章	人与人？人与物？·····	250
余论 寓所与深渊·····		261

Contents

Preface	1
Introduction: The Turn of Philosophy	7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36
Chapter 1. Sameness and Communication	36
Chapter 2. Speaking the Unspeakable	51
Chapter 3. The Turn of Views on Truth	73
Chapter 4. Transcending the Present	89
Chapter 5. Thinking and Imagination	101
Chapter 6. Theory of Yin and Yang in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he Present and the Absent in Western Philosophy	116
Chapter 7. Into the Clearing	131
Views on History	144
Chapter 8. On Communicat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144
Chapter 9.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160
Chapter 10. Continuity and Discontinuity of History	175

Chapter 11. Center and Periphery	187
Views on Art	196
Chapter 12. The Concealed and the Unconcealed in Art	196
Chapter 13. On Wonder	207
Chapter 14. Speaking and Silence	220
Aesthetic and Morality	233
Chapter 15. Aesthetic and Morality	233
Chapter 16. Man and Thing? Man and Man?	250
Afterword: Dwelling and Abyss	261

序

大约 30 年前,我曾经在当时的《新建设》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声称要立志搞一套类似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体系,然而不是唯心论的,而是唯物论的。《新建设》是当时的全国性重要综合性刊物,而且文章发表后,还得到不少人的好评,可见我当时的哲学观点也是很合乎当时的时宜的。但是现在看来,我的那套想法虽说要在唯物与唯心上与黑格尔对立,实则是典型的西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的旧观点。“在场形而上学”是西方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批评传统哲学时所用的一个贬词。“文化大革命”前,人们搞西方哲学,大都是限于黑格尔以前的古典哲学,虽然主要还是立足于批判,但也注意吸取其“合理的东西”,至于西方现当代哲学,则被视为洪水猛兽,一律不加分析地加以驳斥。我在那个年代里,和其他许多哲学工作者一样,根本不认真阅读和研究西方现当代哲学,不理会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含义,更不懂得从现当代哲学的立场批评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一直到 80 年代初,我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才逐渐理解到西方传统的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纯理论性和现当代人文主义思潮之注重现实性和实践性。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是在于改变世界”。其实,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克思主义以外把旧形而上学的抽象性和纯理论性还原为现实性和实践性的另一支巨

大的思想力量。旧形而上学以为哲学的最高任务就是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逻各斯”),从而以“永恒在场的”抽象同一性或本质概念为万事万物之根底,这种哲学观点把人引向抽象的概念世界,就像黑格尔的逻辑概念体系那样,哲学变得苍白无力,枯燥乏味,为人们所畏惧。现当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不满足于这种“在场形而上学”,其中的许多哲学家如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和其他一些专家教授都强调构成事物的背后的隐蔽方面的重要性,强调把在场的具体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具体的东西结合为一个无尽整体,认为这才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形而上学所崇尚的抽象性被之以现实性,纯理论性被之以实践性(广义的,而非仅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狭义的实践)。哲学变得生动活泼,富有诗意,引导人进入澄明之境。

哲学与诗脱离,是西方自柏拉图到黑格尔的传统哲学的特点之一。

40年代初,我在西南联大哲学系读书时,听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和金岳霖先生的认识论、形而上学问题等课程,又听贺麟先生的黑格尔哲学课程。冯先生和金先生讲的基本上是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冯先生讲的新实在论是柏拉图主义的新的变形,与贺先生的思想观点相反。冯、贺两位大师在讲堂上和论坛上时有争论,而我对两派却都很爱好。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原来他们所宣讲的都是西方传统的“在场形而上学”。他们所教人向往的,都是“永恒在场的”抽象概念世界。记得1945年昆明学生运动高潮时期,校门旁边贴了一张漫画:几个哲学系的学生戴着近视眼镜,连成一串,汗流浹背地爬梯子,梯子的顶端云雾缭绕,隐藏着一座象牙之

塔，塔壁画满了“思维与存在”、“个别与普遍”、“变与不变”、“抽象与具体”之类的概念。我看了这张漫画，不免生气，自觉身在其中。几十年过去了，人世沧桑，自以为思想大大改变了。只是这十多年来才日益感到自己原来是长期在西方旧形而上学的窠臼中打圈子。

我现在仍然认为“思维与存在”、“个别与普遍”之类的传统的概念范畴非常必要和重要。但必须加以超越。哲学不能老停留于抽象概念，而应当重现实，不能老停留于思维和理论而应当重想象重实践，不能老停留于哲学本身，而应当与人生相结合，与诗和文学相结合。所以我在本书中提出并讨论了诸如思维与想象、诗与思、在场与不在场、隐蔽与显现、言与无言之类的新范畴。我希望本书对西方现当代哲学新方向的理解和我自己的发挥能有益于我们超越哲学的旧传统，把哲学变成真正贴近于人、贴近于生活的有激情的东西。哲学家不应是脱离真空的柏拉图式的“鸽子”，哲学家的“鸽子”应当在天地之间乘着气流飞翔。

中国古代哲学有重现实、重想象、重哲学与文学相结合的优点（尽管它讲得比较朴素、简单而缺少分析和逻辑论证）。所以我在本书对西方哲学转向的论述中也结合了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典诗。我希望本书不仅在结合哲学与文学方面，而且在打通中西方面作些尝试，这里我又想起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一段情景，闻一多和沈有鼎各开一门同名课程“易经”，大家都知道，闻一多是满腔激情的诗人和中国文学家，沈有鼎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逻辑学家和西方哲学专家。但有意思的是，闻一多的“易经”课堂上经常坐在第一排中间的“学生”是沈有鼎，沈有鼎课堂上经常坐在第一排中间的是闻一多。我是他们的旁听生，亲眼看到他们在课堂上和课

后讨论和争论，我当然听不懂他们究竟讨论些什么。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中西对话、哲学与文学相互通达的场面啊！这个场面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现在把它记述下来，希望能给今天的哲学研究以启发。我尤其希望中国传统哲学的弘扬与发展能与西方现当代哲学深入地、具体地相结合。

本书和两年前出版的《天人之际》都是“文化大革命”后近20年来我研读西方特别是德国现当代哲学著作和中国古代哲学著作后因受到一些启发而写成的。《天人之际》着重讲由主客关系到主客融合的转向，本书则着重讲由“在场形而上学”到在场与不在场相结合的思想转向，二者都是讲的由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到现当代哲学人文主义思潮的转向，主客关系与“单纯在场”的观点有必然联系，主客融合与在场不在场相结合的观点也密不可分。所以本书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天人之际》的续篇，本书中有许多需要多加分析和论证的地方，凡在《天人之际》中已经讲过的，这里就不再重复了。另外，《天人之际》着重讲史，论的部分较少，该书从交稿到问世，拖延了两年时间，在此过程中，自觉理论部分还有很多未尽之意，便写了此书的某些章节，该书问世后又继续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加上受到一些读者的鼓励，我愈来愈感到时代正要求哲学有一个新的指向。近几年来，我视力不佳，但似乎更觉得有一种责任感追逼着我，要抢时间，我发奋多读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书，特别是一些哲学前沿的书，也着重联系中国传统的思想著作，希望能从中找到启发，我真正体会到了“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情和含义。在研读过程中，我经常有思如泉涌，不能已于言之感。现在这本书就算是近几年来研读的一点小小成果，如能引起读者进一步思考问题的兴趣，我就心满意足了。

本书的导论是全书的纲领,由我的学生甘绍平博士译成德文,
谨在此向他致谢。

张世英

1997年11月1日

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导论 哲学的转向

1 人们面对当前的事物，总想刨根问底，追寻它的究竟。我以为大体上有两种追问的方式。

一种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由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广义的)的追问。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谈到，苏格拉底不满足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而要“求助于心灵世界，以考察诸事物的真理”。^①这显然就是要从感性中直接出现的东西按纵深方向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逻各斯”)，以理解中的东西为当前事物的根底。从柏拉图以后，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形而上学大体上都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因”的学说就是柏拉图这一思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费希特把“绝对自我”当作万事万物的根底，乃是变相地继承苏格拉底、柏拉图式的追问方式，他也是不满足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而要追寻“原始的事物本身”^②即“绝对自我”，这“绝对自我”只能靠费希特所谓“理智直观”来把握，“理智直观”中的东西也可以看作是广义的理解中的东西，它是与感性中直接的东西相对峙的。至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当然更明显地是柏拉图式的思维模式的一种发展。

① 柏拉图：*Phaedo*，99e，译自 Benjamin Jowett 英译本：*The Four Socratic Dialogues of Plato*，Oxford，1949年，第244页。

② John Sallis，*Delimitation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5年，第205页。

这种追根问底的方式，以主体—客体关系的公式为前提，其方向可以概括为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普遍、由差异到同一、由变化到永恒、由具体到抽象（包括黑格尔的“具体抽象”或“具体的普遍”在内）、由形而下到形而上，最终是以形而上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或普遍性、同一性为根底，或者说得简单一点，是以“常在”（constant presence，“永恒的在场”）为底。

西方现当代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如尼采、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哲学，已不满足于这种追根问底的方式，不满足于追求旧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追求抽象的、永恒的本质，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动不居的现实世界。但这种哲学思潮并不是主张停留于当前在场的东西之中，它也要求超越当前，追问其根源，只不过它不像旧的传统哲学那样主张超越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之中去，而是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背后的未出场的东西，这未出场的东西也和当前在场的东西一样是现实的事物，而不是什么抽象的永恒的本质或概念，所以这种超越也可以说是从在场的现实事物超越到不在场的（或者说未出场的）现实事物。如果把旧传统哲学所讲的那种从现实具体事物到抽象永恒的本质、概念的超越叫做“纵向的超越”，那么，这后一种超越就可以叫做“横向的超越”。所谓横向，就是指从现实事物到现实事物的意思。海德格尔所讲的从显现的东西到隐蔽的东西的追问，就是这种横向超越的一个例子。当然，海德格尔最后讲到从“有”到“无”的超越（即对现实存在物的整体的超越），但他所讲的“无”决不是旧形而上学的抽象的本质概念或本体世界。

在海德格尔之前，胡塞尔的现象学专注于“事物本身”，他要求达到事物在直观中出场的本来面貌，不允许别的事物闯入事物本

身,也就是不需要别的事物作为中介来说明事物本身。此即胡塞尔所谓“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的第一原则,或者叫做“原则之原则”。但是,另一方面,胡塞尔在《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的后面又说:“但是,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真正开端的科学,即关于根底的科学,关于 ἀξιώματα πάντων 的科学。一个关于根本的东西的科学,从各种角度来说,都必须在其程序中本身就是根本的。”^① 这就是说,胡塞尔主张他的现象学不仅仅是“严格的科学”,而且是“根本的科学”,不仅仅专注于事物本身,而且同时又是指向事物之根本(根底)、指向事物之开端的。由此可见,我们不能把胡塞尔所讲的“事物本身”等同于经验直观中被给予的现成事物,更不能把现象学理解为经验主义。现象学要求我们达到的乃是在根源意义上的事物本身。现象学在这里似乎又滑到了旧的传统形而上学把事物分成现象与本质和崇尚抽象永恒的本质概念的边缘。的确,就现象学与旧形而上学都赋予“在场”(presence,“出场”)以优先地位而言,两者实有共同之处,即都强调根源意义上的在场。但胡塞尔的现象学又不同于旧形而上学,而且他是反对旧形而上学的。旧形而上学囿于主客关系的模式,一般坚持有外在的对象,而外在的对象之存在是与其出场(出现)有区别的,即是说,存在的东西不一定出场,不一定出现于经验中,而现象学则排除出场以外的外在存在、外在对象,现象学所讲的对象只是意向性的(intentional),而非外在的,所以现象学认为,存在(对象)就是它在意向性地出场中所呈现的那个样子,而没有什么不在意向中出场的所谓独立的存

① 胡塞尔: *Philosophie als strenge Wissenschaft*, Zweite Auflage,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65年,第71页。